

4 October 2017

The News Lens

“消解與生成：鄭洲的紛繁異相視界”

Link: <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79943>

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臺灣



熱門議題：「厭世代」、「國際上尷尬的『台灣們』」、「邁向未來的大人」、「沈春華關鍵秀」

2017/10/04, 藝文

消解與生成：鄭洲的紛繁異相視界



Photo Credit：馬凌畫廊提供



馬凌畫廊



馬凌畫廊於2010年成立，旨在促進亞洲與國際當代藝術家之間的關鍵溝通。這些新晉與知名藝術家結合了美學理念與概念性創新，在...

訂閱作者

收藏本文

來試試我們的新功能！

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

觀察鄭洲的筆觸結構和視覺效果，若說其前期的畫作是一種強力，將圖景元素壓縮成新的視界，那麼近期的畫作更接近於由內而外生成的視界；若早期的鄭洲是個世相與靈魂的觀察者、捕獵者，那麼現在的他就是個靈魂的觀想者。

文：趙鬆

身處一塊空白的畫布與背後喧囂的世界之間，畫家究竟充當的是個什麼樣的角色？他是個上帝般的創世者，還是僅僅只是某種神祕力量的轉達者？是一個世相的攝錄者，還是基於發現與想象的視界重構者？他是為了消解某些事物的日常「存在」，還是為了使它們以從未有過的方式生成新的「存在」？為何那些原本庸常無奇的場景、那些人與物進入他的眼裡，經由他的心裡、腦海裡之後，會轉化為別樣的視界，就像疊置錯落的幻象，令人望之恍然迷惑，又那樣不容置疑地出現在那裡？

這是我在看了鄭洲近幾年來的那些畫作之後想到的，它們吸引著我試著去做出我的解讀，我知道我無法提供任何意義上的答案，而只能說出我的體驗與想象，因為任何好的作品最突出的特質之一，就是能給觀看者提供前所未有、足夠豐富的體驗與想象的可能。

說來奇怪，我一向認為不同於視覺藝術，文字本身的非直觀性與曖昧性讓寫作毫無寫實的可能，也因此成就了它特有的自由度，而所有能夠成立的寫作，在本質上都近乎虛構。但看了鄭洲的畫作後，我不得不承認，在說出「跟視覺藝術不同」時，我事實上暗示了視覺藝術的「直觀性」和「非曖昧性」，因為我顯然並沒有意識到，且不說其它視覺藝術類型，繪畫同樣是可以充滿非直觀性和曖昧性的，即使它的素材取自日常場景，通過獨特的筆觸與結構也能有意味全新的視界。這點並不只存在於鄭洲所創造的畫面裡，還存在於很多現代藝術家的畫作中。

也正因如此，鄭洲的繪畫是自由自在的，所有題材都能信手拈來，他從不受任何素材本身的信息所影響，它們在他眼裡是平等的，沒有哪個更特別或更不特別；重要的不是它們，而是它們在當下用什麼觸發他的想象與衝動，讓他靈光一閃之間捕捉到無形觸角，納入他化學實驗瓶般的畫面裡，任意添加各種試劑，讓元素們透過化學反應生成新的事物。

鄭洲，《今月古人》，2017，布上
丙烯、油畫，154x154cm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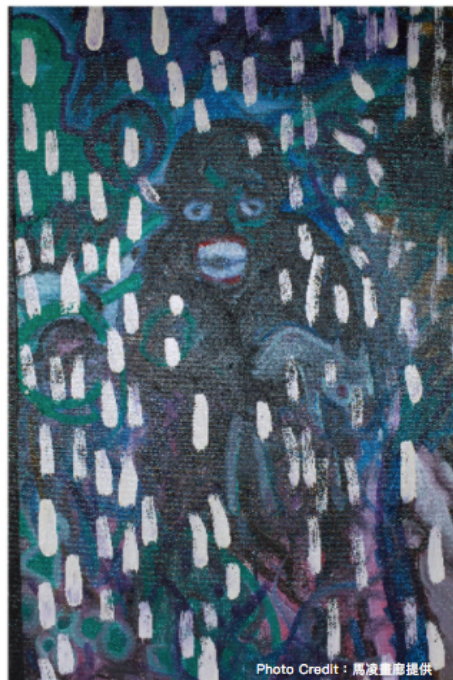


Photo Credit / 馬凌畫廊提供

匆匆地看完鄭洲的畫作是沒用的，容易什麼都看不到，除了那些紛繁曖昧的筆觸、線條和總是不夠明朗甚至時常晦暗的色塊。鄭洲的繪畫方式既非再現、也非表現的，更不是觀念先行的。那些看似有限而又含糊的視界完全不是他預設的創作目的，他的繪畫不是為了完成某種設想與計劃，也不是為了表達什麼理念的平臺；只是要用生活中最平常的圖景，創造一個從未有過的視覺場域，讓它們以最為陌生的狀態出現，越是仔細觀看就越覺得突兀異常，以至於你會覺得那塊畫布上的圖景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冷眼旁觀的他，與紛繁蕪雜的世界對衝後激泛出的景象。

他只不過偽裝成日常視界／世界的觀察者，實際上他是個不折不扣的「破壞者」，或者更準確地說是「消解者」，他隨手剝離不相關的場景、人與物，重構成陌異的視界／世界。有時注視著他的作品，你甚至會覺得他是靠嗅覺、聽覺來捕捉這些元素而非視覺，就如傳統國畫家提及的「移貌取神」，只是他的「神」的意味更為複雜微妙；它既是事物的魂氣，也是對冥冥中某種神祕力量的暗示與瞬息迴應。作為日常視界／世界的「破壞者」與「消解者」，鄭洲的心彷彿存著硫酸之海，那些剝離自日常語境的場景事物，經其洗禮後就已面目全非地轉化作其他事物，而它們的狀態又非不再變化的；恰恰相反，它們物化的畫面中，依舊隱含著變化的趨勢，凝固的只有那一瞬間的畫面，只是這一瞬間充滿著近乎無限的不確定性。

鄭洲的筆下生成的並非只是畫面，其中還隱約蕩動著某種敘事空間，但他又並不是真要講述什麼線索分明情節具體的「故事」，就像貝克特式的現代作家所努力實踐的那樣，他提供敘事空間的可能，但不提供任何外在的路線和內在意義，也不提供任何現實與深度，只有似是而非的，沒有內在邏輯，充滿不確定性的視覺敘事空間。鄭洲的眼光和知覺，不過是悄然流動其中的風，撩撥催化那些事物，使它們得以生成同時又仿若無始無終。綜觀鄭洲2015至2017年的畫作，既有顯然、微妙的變化趨向，又保持著一以貫之的氣息與脈絡。



(左) 鄭洲，《養與殺》，2016，布上油畫，154x154cm。

(右) 鄭洲，《穀雨》，2015，布上丙烯，150x100cm。

觀察期筆觸結構和視覺效果，若說其前期的畫作是一種強力，將圖景元素壓縮成新的視界，那麼近期的畫作更接近於由內而外生成的視界；若早期的鄭洲是個世相與靈魂的觀察者、捕獵者，那麼現在的他就是個靈魂的觀想者。無論何時，他筆下的人、物始終如影子般模糊存在，然對照2015年時期的作品，當時的畫面筆觸紛繁，色彩也偶有平定簡靜，但總體來說處理不同圖像元素，並置共處後的新關係和那似夢似幻的效果仍舊是重點。

典型的例子就是那「節氣系列」，在這一系列作品裡，鄭洲把人、動物、植物和環境做為主要元素並構建視界。他不僅讓這些元素出現在同一個畫面裡，更營造了疊加錯落、重影共存的效果，就像把夢境的殘片重疊交錯。比如在《穀雨》裡，我們看到彷彿是動物園的場景，畫面的中心是一隻猩猩蹲坐在那，正出神地凝視著畫面前方，彷彿與冒雨來觀看它的人對視。而在前景中還有鐵圍欄，和放大的一片白色雨滴，在青綠的背景中還有兩個同樣向外張望的男人形影。耐人尋味的並不只是這種近乎夢境的現場傳達的孤獨意味，還有隔離狀態下對視的荒誕戲劇效果，無語沉默即是全部的對白。

每個節氣所對應的作品就像風格別樣的戲劇：頗為怪異的輕喜劇《清明》，噩夢般的驚悚劇《處夏》、《大暑》、《驚蟄》，偽風情肥皂劇般的《小滿》、《春分》、《立秋》式的，現代傳奇童話劇的《雨水》、《白露》，還有空鏡頭的《小寒》……，面對這些戲劇效果的圖景，無一人的感覺不是跳躍的，幾乎是不斷地在夢境和某種現實場景跳動著，亦真亦幻，若即若離，難以分辨究竟什麼是所謂的「真實」，而隱藏在畫布後的鄭洲更是個無形跡的掌控者，他什麼都不表達，但觀者自可在浮想、聯翩中盡興。



鄭洲，《人生如戲》，2016，布上油畫，155x155cm。

在2016年的畫作當中，鄭洲的創作呈現出兩條截然不同的線索，看似對2015年創作路徑的跳脫又或是激反。第一個線索體現在《何處歸魂》、《眾生芸芸》、《萬象森然》、《瀾漫》、《泡影》、《眾生仍迷》、《生滅之際》等作品中，這些畫面簡直是鬼魂的世界，沒有一個人與物的形體、輪廓是清晰的，所有人物彷彿處在形體消解的最後階段，一切都是沆瀣一氣的，同時又喧囂而近乎混沌。這是被慾望的瘴氣籠罩著，深陷迷途沼澤卻無法醒悟的眾生，是昏聩地執迷於低俗熱鬧而騷動不已的眾生，也是早已喪失靈魂而行屍走肉到無異於鬼魅境地的、甚至經常互相吞噬的眾生。有時會覺得鄭洲好似在不無憂慮、憐憫之意地俯視著他們。

另一條線索，則體現在《漫遊》、《達爾文之疑》、《心之歸處》、《雨後天晴》、《魂之遊》、《無盡的悠閒》、《天空之眼》、《靈異少年》、《遭遇》、《遊於野》等作品中，相對於前段所述的作品，它們的畫風充滿了奇幻色彩，看上去令人輕易地聯想到敦煌壁畫裡的《九色鹿》，這些內容似乎取自作者記憶中觀看、閱讀的印象，在畫中轉化作私人化的傳說故事，任他隨意塗劃在自我世界的牆上，生成了只屬他的壁畫傳說視界；在這裡，飛禽、走獸、植物都是如此充滿童稚樸素的氣息，共同烘托出一幕幕奇幻美妙的景象，彷彿每個故事都隱藏著作者妙趣橫生、幻夢般的故事。於是在這兩條線索銜接起的種種異相圖景，在墮落與飄逸之間竟也形成了某種奇特的平衡關係。

相較於2016年的創作，鄭洲2017年的作品呈現出內斂的趨勢，甚至還生出更多線索，在畫面上呈現做減法的傾向，無論內容、意象、色彩，還是筆觸都是如此。除了越來越重視黑色的使用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《交溶》和《瓶中人》為代表的，那種由內向外的作品生成方式。在《瓶中人》裡，我們看到的是鄭洲以往作品少見的，使用極簡顏色的畫面狀態，瓶中人體就像個淡薄至極的影子，蜷縮著身子坐在瓶中，難道是什麼非常力量將他收入其中嗎？那瓶子就像《西遊記》中用來降服妖怪的法器，而重點是，更像是那人自己創造出的，由他的意念外化後生成這個瓶子。



鄭洲，《天葬現場》，2016，布上油畫，154x154cm。

這是自我封閉或自我囚禁嗎？那是不是也可理解為某種意義上的自在呢？他難道不是藉助這種意念達成了回歸自我的狀態麼，就像回到了孕育他的母體子宮裡，這會是作者的本來意圖麼？或者，作者是有意營造一種未來視角，人只是遙遠時代裡的一種生物標本，被浸泡在類似福爾馬林液體中，在未來高度進化了的人類甚至被外星人所觀看？沒有答案。

在《交溶》中，鄭洲為我們呈現只有在夢境才有緣得以一見的場景，不明背景之中，被光映亮於記憶深處的房間裡，一頭雄鹿做出躍起狀用嘴脣去接受窗口聖徒的撫慰或餵食飲水，而將密路讓頭跟聖徒的半身框入其中的暗紅，似乎象徵著四維的箭頭的正方形，無疑營造出穿越時空的感覺。這裡顯然隱含著基督教典故，當我在電腦網頁搜索欄中輸入「聖經和鹿」之後，我立即就發現了出自《聖經－詩篇》的詩句：「我如困鹿切慕溪水，願禱賞我所欲；哦神，除禱何能施惠？惟禱是我所需。」

因為沒有跟鄭洲核實過，我不大確信他是個基督徒，但我倒是相信他是那種相信神祕力量的人，他不會稱之為上帝，也不會確指為某種神靈，或許在他的心裡，這種力量就是等同於宇宙之力的神。若是如此，則剛好可以解釋了為何不久前他在一次酒局上對孫遜說出：「我其實只是個代筆，只是個勞動者，畫畫的不是我，而是神……我自己很渺小。你所畫的那一切，不是你想象的，不是你設計的，不是你預測的，而是神意的……。」



由左至右分別為：

鄭洲，《靈魂島》，2017，布上油畫，96×68 cm。

鄭洲，《莎士比亞》，2015，布上丙烯 150×100cm。

鄭洲，《驚魂之歌》，2017，布上油畫 96×68cm。

鄭洲，《凡人之靜》，2015，布上丙烯，150×100cm。

鄭洲，《穀雨》，2015，布上丙烯，150×100cm。

鄭洲，《中流砥柱》，2015，布上丙烯，150×100cm。